時代日報

中華民國卅六年二月廿八日 第五二五號（今日一張售價二百元）

內政部新聞紙登記證警字第一〇四七三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四六四號

發行人 匡開莫 蘇商時代書報社出版

營業部 上海吳江路（斜橋弄）六十號 電話三七五一一號 吳江路一〇五號 電話三八六五九號 茂名南路八五號 電話五七一〇七號

編輯部 成都北路九七三號 電話三五二八七號

文萃 第二年第二十一期 業已出版

要目

迎向愛國民主運動的新時期……公孫求之
經濟危機與「緊急措施」……施復亮
中國經濟地位的沒落……小魚譯
中共戰爭勝敗管窺（下）……張志讓
遊蘇日記（二）……茅盾
國人對莫斯科會議的意見……紀錄
中國之命運：在美國的一個座談會的出版競賽……章麟譯
序白毛女……郭沫若
周末散記……潔泯
江北戰地見聞……方裕之

各書店報攤均售·定價一千八百 本社擴大服務讀者·並歡迎定閱

文萃社印行 地址：上海福州路八九號二一九室 電話：一〇九〇九

羅果夫編 **蘇聯文藝** 第廿六期要目

★列寧逝世二十三週年紀念
阿里魯耶娃：十月前夜的列寧（傳說）
巴若夫：太陽石（烏拉爾傳說）
法捷耶夫：青年近衛軍（五續）
馬雅科夫斯基：紀念列寧的詩
★普希金逝世一百十周年紀念
普希金：詩五章
普希金：波里斯·戈都諾夫（摘錄二場）
列寧論托爾斯泰
蘇聯作家在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主席團會議席上的演詞摘錄

不日出版

時代雜誌 第七年第七期 今日出版

偉大國家的偉大軍隊……蘇聯元帥華西列夫斯基
我們自己的軍隊……綏拉菲莫維支
記「紅軍戰利品（武器部份）」展覽會
[illegible]
德國工作的聲明……羅涼譯
三月十日外長會議的會議事項……羅涼譯
關於肅清德國獨佔資本問題……波里亞柯夫
美國獨佔資本家與希特勒德國的關係……希斯金
德境英軍佔領區的嚴重局勢……波里亞柯夫
反納粹工作在德境美軍佔領區……莫斯科夫
武裝隊伍活躍德境英軍佔領區……羅涼譯
面目一新的德國東部蘇聯佔領區
在柏林……貝瑞
論社會發展學說史（四）……亞歷山大洛夫
（插圖）保衛邊疆的蘇聯戰士 在地毯上的蘇聯元帥像 蘇聯砲兵學研究院成立 在嚴寒中烤火

蘇聯醫學 業已出版

郭列高爾斯基：久不癒合創傷及潰瘍場合之Filatov院士儲藏組織治療法
[illegible]：中毒性肝臟營養不良症
[illegible]：外傷性[illegible]
[illegible]：肝臟損傷中之返還輸血法問題
台米羊諾維奇：Demyanovich教授治療法之第五種修正
波列甫斯可夫：論Cruzi[illegible]
彼得洛夫：「病毒」在惡性腫瘍病原學上之位置
克羅特維奇：外科器械之消毒法

半週戰局述評

魯中大戰以後

秦上校

魯中大會戰，在六十五小時的激戰以後，終於判定了勝負。共軍方面宣佈：這一會戰折損了國軍兩個整編師（原軍）及一個旅（師），共七個旅。國軍方面否認此說，但也承認戰鬥的激烈，會戰戰場的兩大城市——萊蕪與博山，以及一部份淄博礦區，的確已經移轉到共軍手中了。至於指揮這一會戰的國軍總指揮官李仙洲將軍，迄今尚未與國軍方面取得聯系，足見這一戰役規模的宏大。

果然如此

我們早就指出：共軍的從魯南北退，不僅是為了保存主力，而且是預備以集中的優勢，先擊破國軍的一翼。這次魯中大戰的眞象，簡單說來，正是如此。據權威的估計，國軍這次對魯南的佈署，是帶有『決死』鬥爭性質的；國軍統帥部曾竭盡一切力量，從各地抽借主力，集中於徐州附近者達四十八個團，并在膠濟綫（魯中）方面配備廿四個團，合共七十二個團。這是中國內戰史上國軍空前集中的一次！國軍方面估計，以此南北夾擊，共軍至少當會損失一二十萬人。而共軍似早看出這點，在『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之下，竟以『大踏步後退』的辦法，使國軍辛苦集中起來的部隊散滲開來。而共軍則以集中的優勢，先包圍那魯中的七個旅，并在山東各地發動牽制性戰鬥，切斷這七個旅以外的援兵。在集中優勢的攻擊下，國軍激戰六十五小時，而結果竟如此。

以後如何？

如果共軍的戰報誇張不為太過，則這次國軍的損折實為內戰中最大的一次，而夾擊魯南共軍主力的一翼——北翼，已經不存在了。這廿四個團，也就是王耀武，李仙洲的主力的四分之三，如果竟轉移入共軍之手，則此後山東局面會完全不同；北翼再無威脅，這是一；膠濟綫被切斷，這是二；陳毅與劉伯承聯成一片，這是三。目下共軍雖已進迫濟南，而濟南城內，國軍力量亦十分單薄（據文匯報專電稱：守城者甚少，餘下的萬餘主力均已四處迎戰）。但看樣子共軍還不一定會集中力量攻城，而依然在求得大量殲滅對方。在這個目的下，濟南城郊并不是理想的地方；據我看，共軍只要把濟南孤立即可，北翼威脅既大減，共軍大約又會向臨沂或微山湖的側後活動，在這些地方向散滲開來的國軍主力作戰了。

而這樣做法，似乎也是針對國軍目前戰略的。自最高當局飛濟以後，國軍正在抽借徐州近郊部隊，集中向北攻擊，以援救濟南。共軍大約不會在正面拚火力，而會向其側後深進，威脅此路國軍退路，并伺機『吃』掉它一部，這正是共軍所一貫採取的所謂『主動』戰略。

值得注意的，還有劉伯承部隊，一度傳說劉已包圍了方先覺的四個師，看這幾天濟寧附近方部的趑趄不前，劉伯承的動向很有關係，這位專喜靈活作戰的獨眼將軍，大約也在盤算進行一次『色當』罷？

陝北與東北

在其他戰場方面：陝甘寧地區國軍的攻勢，已暫告一段落，不出我們所料，這是胡宗南將軍為了吸引山西共軍注意力的一種佈置，現在陝晉國共兩軍還在調遣，當國軍把一切主力儘可能集中徐鄭的現在，大進攻是很困難的，陝甘寧，山西如此，平津保地區更是如此。

這半週來東北的戰局又趨緊張。共軍在松花江解凍以前，突然渡江，下農安、九台，圍德惠；松花江畔的國軍橋頭堡，據說已不存在了。共軍這一着，要說會攻長春，似尚言之過早。主要恐怕還是先摩擦人，對付開春後國軍可能的動作；據國軍方面透露，這一戰國軍折損數千人，這在松花江方面，是一個不小的數目。而在安東臨江地區，國軍的第三次攻勢，也於廿二日結束，雙方陣地無大變化，國軍伸出去的觸鬚，又縮回了。從這兩大戰役來看，東北的戰局已大大不同於去年此時，共軍已在冬天吸足了養料，如果關內形勢大變的話，也就是拉鋸局面變為另一種局面的時候，關外也不會相安無事的了。

濟南郊外戰火益烈 東北兩軍又大戰

共軍陷農安九台圍長春 據稱係牽制國軍調山東

東北綜合戰訊

（本報綜合報導）昨晚各通訊社消息，一致集中報導東北戰訊，據法國新聞社消息，某些人士認為政府方面報紙未免過於強調東北戰事重要性，以證明美國有繼續援助中央政府之必要。但東北戰事轉趨激烈，恐怕也是事實。

南京軍界負責方面談稱：配備精良之共軍，藉砲火掩護，自東北兩面向長春迫進，共先頭部隊已進抵某地，距離該城在三十公里之內（據另一消息，離長春僅九哩）。又悉農安與下九台經激戰之後，已落入共軍手中，共軍藉鐵甲車掩護，仍在沿長春哈爾濱鐵路推進中。長春東北六十公里之德惠，則已被包圍，形勢緊急，守軍已在求救。中共人士對此則否認共軍有佔領長春之意，僅謂志在牽制國軍，阻其調往山東而已，亦無加以「殲滅」之意。此次進攻之共軍係林彪所部，軍力約廿五萬人，又據瀋陽消息：昨有專車一列，滿載政府官員及高級軍政長官之眷族，自長春開抵瀋陽。盛傳共軍在長春四郊壓力日見增加，該城恐在數日內將淪為戰區云。同時共軍對吉林之壓力，亦日見增強，共軍似以吉林為其主要目標，又傳共軍在遼寧省自通化出擊，已進抵距離本溪五十公里之處云。據長春來客談：中共在東北之春季攻勢目的，軍事方面，欲支援山東作戰之共軍，政治方面，欲在莫斯科會議前夕昭示全世界以中共之力量及中共運動之一般的重要性。

據國民黨某要人向法國新聞社記者談稱：截至目前為止，並無實在證據，證明蘇聯對中共有何物質的援助。

津浦戰訊

又津浦沿綫之鄒縣經國軍南北兩路并進與共軍惡戰之後，業已加以佔領，共軍現正向東面撤退中，濟南方面情況不明，戰事愈演愈烈，但陣地并無變化。據南京交通部發言人頃談稱：隴海鐵路東段肅清共軍之後，該綫當可定期恢復通車，所被破壞之鐵路，計有三十公里，現正在修理中，以便打通貫穿蘇豫陝三省之經濟路綫，今自徐州至陝省寶雞計長一千八百公里，雖時受共軍破壞，但已盡在國軍手中，膠濟鐵路則因魯中戰事又告斷絕云。

莫斯科人士 對外長會議樂觀

美受管日委治島可望通過

（本報綜合報導）據聯合社莫斯科電稱：蘇京人士，凡對於莫斯科外長會議表示懷疑者，今閱蘇聯已贊同美國接管太平洋方面前日本委任統治各島，突趨樂觀，認為蘇聯此舉係良好朕兆。

據聯合社成功湖電稱：安理會美國代表奧斯丁，正式提出托管要求後，蘇聯代表葛羅米柯即發表簡短演說，表示同意，并提出三點修正，但無關宏旨。安理會即延會至下月七日重開，以便各代表研究美國方案。

美國代表在提出上述建議時，發表演說稱：美國之建議，表示決意防止此等島嶼再度成為對美國或聯合國其他會員國發動侵略之跳板。美國仍信守大西洋憲章，決不從事擴張領土。前日本代管島嶼之最後命運，必須由對日和約決定之，美國備提議將其所業已佔領之島嶼，儘速交美國託管，並不擬將此等島嶼加以歸併，美國所提託管草案，亦計及聯合國上屆全體大會所通過之託管協定云。

又據聯合社倫敦電稱：英國外交部發言人宣稱：英國要求接管太平洋方面前日本委任統治各島，如能獲全體一致通過，英國並不反對，惟英國仍以為美國此項提議不合時宜云。

北平搜查緊 洋顧問受驚

（聯合社北平廿七日電）北平繼續大舉搜查捕人，外國人亦不能免於被擾。截至目前為止，已有二千餘「背景可疑」者被捕，私人汽車與行人，每日均被攔阻搜查。當局依然否認此係搜索中共地下活動之「赤色恐怖」。人民不堪驚擾已感憤慨。平常每是深更半夜，喚起一家，使全家人口排列冰冷天井中，搜查者即進行搜索。法國某名流會為國民黨顧問，在睡夢中驚醒，見有警官進入其住宅，用槍口對準，迫使坐於椅中，把槍置於桌上，發表攻擊全體外國人之滔滔宏論。談話大概如下：「你們外國人現在知道中國有個政府，知道嗎？現在沒有可恥的治外法權保護你們，使你們高居於中國人之上。你們應該聽從我們的話。你們得知道中國有政府，知道嗎。」此法國人係一老學究，不失學者態度，悄悄答道：「是，我知道。我勸告中國政府已二十年了。」他問軍官奉何方命令進入其住宅搜查，答是：「不需要命令。現在有的是中國政府。」稍後，以電話詢問警察局，證明警官弄錯門牌號數，誤入其家。城內各處電力供給時斷時續，亦引起不安。世界日報稱，兩日前某市立醫院正為病人行施手術時，電燈突然熄去，病人即死於手術檯上。醫院當局曾去電力公司要求以後斷電預先通知，以免再度發生悲劇。

目的何在？

（本報綜合報導）據耶路撒冷英方人士談稱：貝文外相發表巴勒斯坦問題之聲明後，地下組織之新恐怖案恐難避免。

關於貝文攻擊杜魯門之聲明，據英政府某高級人員談稱：貝文希望美國能明瞭：如果此後發生同樣性質之談判，當以國際立場考慮之，美國應避免發表片面聲明，此種聲明，對談判并無有利之影響云。

是誤會嗎？

白宮發表談話：認為英國議院在昨日辯論中，以為美國對巴勒斯坦及該處猶人問題之注意，乃以黨及地方政治為動機，此種看法，極為不幸且易引起誤會。杜魯門總統之談話，無非重申一九四五年夏季以還美政府對巴力斯坦問題所採之態度而已。美國在巴力斯坦之利益係長久而且繼續不變之事。此項利益既深且固，美國人民，不論其政治信仰如何，都有關係云。

白宮反駁貝文

貝文要求聯合國開特別會議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恐怕不可能

英國出席聯合國機構代表賈德幹爵士，本日與聯合國機構秘書長賴伊舉行會談，商討是否可能召開聯合國大會特別會議，以討論巴勒斯坦問題。聞賴伊認為頗多困難，費用問題，最難解決。但英國政府若正式提出此項要求，則準備加以考慮云。據非官方人士稱：開特別大會恐無可能，英國大概將在十月大會提出此案云。

菲島民軍大活躍

從四方八面威脅憲兵

（聯合社馬尼剌廿七日電）馬尼剌北面七十七哩之泰萊克城通衢，昨夜出現大隊武裝份子，用輕機槍襲擊憲兵伍長一名，並向巡邏吉普車掃射，致菲警察四名受傷，警方已證明武裝份子屬於農民抗日軍。同時，憲兵司令部宣佈在呂宋島東南部設立新軍管區，以應付巴坦加斯等省農民軍之威脅。可靠人士稱：農民軍今後擴張勢力地，當為呂宋島南端之畢科爾省，因該省農民聯合會附從農民軍，本年開始以來頗為活躍。又據憲兵報告，馬尼剌南面六百哩之蘇魯島上摩洛族人，又有刼掠行為，前日該島羅馬第亞營附近起衝突，死摩洛族人二十名及憲兵四名，蘇魯島首邑裴洛城居民，不敢出城，免遭摩洛族人襲擊。

清華大學學生抗議同學被捕罷課

（聯合社北平廿七日電）清華大學學生千餘名今日實行罷課罷考，以抗議同學被捕，要求保障其餘同學安全，並籲請全國學生一致舉行示威運動，反對華北當局違反人權行動。據清華當局稱：被捕王姓同學係歷史系二年級生，已於昨日釋放回家。諸生以[illegible]被拘十日，生已允恢復考試，現又發生變卦，堅持政府當局保證共安全及人權自由。鄉村行政院已有訓令到平，飭令尊重人權，嚴禁無故捕人，以重民主。惟民間情緒仍甚憤慨激昂，為多年來所未有。

瀋陽三頭會議

王世杰·熊式輝·張嘉璈

（法新聞社北平廿六日電）頃據瀋陽來電稱：外交部長王世杰，於數日前自南京抵達此間，曾與蔣主席駐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暨東北經濟特派員張嘉璈，舉行重要會議，曾涉及蘇聯將大連交還中國問題，此外又據此間報紙載稱：三人會談，亦曾研究與蘇聯自東北撤運工業機械有關之各項文件云。

聯總批准棉花來華

（聯合社華盛頓廿六日電）中國要求聯總增加棉花之接濟，今日聯總更接近決定階段，聯總遠東委員會已批准此項計劃。聯總中央委員會正重加考慮，下星期內可望有所決定。據聯總發言人稱本署正在研究轉撥基金之可能性，但暗示援華計劃基金中，大部份均已指定用途，無法調動。發言人並稱：聯總今後不致擴大以糧食接濟中國，可供分配中國貧民之全部糧食均已運出。

本報定戶注意

本報於八日復刊，定戶遞送及本外埠發行均加改[illegible]遞送漏送等情，務請電告或投函發行部，以便迅速採取措施。定戶諸君愛護本報，當能加以匡助也。此啓。

時代日報廣告刊例（六號字計算）[illegible]八日起實行

報名左右各一方廿一字高十八字闊每方十萬元
第二版下端八方廿一字高十一字闊每方四萬元
第三四版下端六方廿一字高十二字闊每方三萬五千元
附註：本報廣告費先收後刊 歡迎長期廣告戶，折扣另議

打虎下文尚未分曉 經監團即將結束

鄭介民將軍日內返京覆命

（大光社訊）經濟監察團澈查金潮案之任務，已面臨結束階段，各參加澈查之機構，已趕擬報告書，總結此項任務之成果，該報告書將於今明擬訂完成，由國防部第二廳廳長鄭介民將軍携京呈主席覆命。（昨傳鄭氏已於前晚返京之說不確）國防部派來本市澈查軍人利用軍餉，操縱金價之易，鍾兩少將，連日與各方交換情報頗頻，此間盛傳某軍事機關利用軍餉五十八億在滬收購金條之說，有關方面已予否認，唯眞相仍待澈查。二少將昨會與鄭介民將軍商談調查工作之進行，聞日內即將返京覆命。

又經監團以紗布監察組連日監察及澈查紗布市場，成績卓著，特給獎金二百萬元，獎勵全體工作人員。

市府函市參會 要求增加預算

（大光社訊）市政府直屬各處室本年度預算，因自本月間物價驟漲，超過原列數字，故於昨日備文向市參議會，要求對印刷廣告費汽車修理費及汽油油脂費三項增加臨時費，自二月至十二月止，增列為六億八千另九十萬元，內原列預算共二六九，五〇〇，〇〇〇元，增加四一一，四〇〇，〇〇〇元。

又市府調查處原有預算每月一百萬亦要求增加至每月五百萬元，二月份至十月，共計預算一千五百萬元。

市長返滬 否認調任

（大光社訊）市長吳國楨業於前晚由京返滬。昨據吳市長語記者稱：渠此次晉京完全為向中樞請示工人生活指數凍結後，一般日用物品配給及穩定物價等問題，茲已獲有具體辦法，即可公佈施行。記者會以外傳吳氏將調任中央某要職一事相詢，吳市長極力否認，並謂完全係無稽之談云。

生活指數解凍無望 政府准折發差金

實物配給數量將提高

（中央社訊）經濟緊急措施方案中規定生活指數以本年一月份為最高額以後，職工日用品規定種類數量由廠家代購平均配發，市社會局以時間迫促，本月份不及辦理，業經呈請市政府轉呈宋院長准予折發差金，即以本年一月份是項物品之零售價為標準，按二月份市價核算，其差額由各商廠分別折發現金，經宋院長核准，已由該局通令市商會、市總工會、工業協會上海分會等轉飭遵照。

目前吳局長復應召晉京，又以職工所配日用品之種類及數量核與實際所需，尚嫌不足，經商承中樞，准予增加油鹽糖三種共為六種，即與公教人員之配給物品，完全相同，其數量亦酌量增高，即每人每月米八市斗，煤球一市担半，鹽油各五市斤，糖一市斤，布五市尺，其一二月份之零售市價，並經分別核定，將其價差額及每一職工應得之二月份津貼金額，列表令飭市商會工會等分飭遵照，聞照上項核算，每一職工所得之二月份津貼金為七萬三千元。上項津貼金其薪工向係按照生活指數計算發給者，聞將一律適用，即職業工人與商店職工亦準用此項辦法，並經該局令飭遵照矣。

為粱烈士出殯安全 治喪會及家屬昨謁市長

（本報訊）梁仁達治喪委員會代表丁鍠雅，韓武成，王守權，景本年，馬德蔭，暨梁氏家屬高紹珊楊瑞俊為梁烈士出殯緝兇撫恤賠償等事，於昨日下午三時一刻赴市府謁市長，於三時半由吳市長親自接見，首先詢問梁氏家屬出殯日期確定否？高氏稱尚未決定，且正為此事要求市長給予保護，市長謂祇保護家屬，其他送殯者概不負責，送殯祇限家屬，可由政府辦理，旋由代表詢及緝兇問題，市長稱兇手當然要辦，但有三問題：一、召集開會未報警局，二、誰先動手打人？三、梁仁達究竟被誰打死？至於緝兇你們應供給綫索，因為你們事前未報警局，市府無從找到綫索，代表當即提出曾來市府請願自稱被騙赴愛援會之十九人名單，以及打後排除赴甯波同鄉會開會者均為最好綫索。市長稱：梁仁達是死於無辜，不是愛國犧牲，愛國犧牲應死在前綫。政府不過盡調查責任，但也不能決定偏護任何一方。繼由代表詢及市長發動捐款情形，市長稱：現在尚未開始，現在你們十元百元捐集至今，也不過二千多萬，你們可將捐款移交保管委員會，特市府來發動募捐湊足一萬萬元，雙方會談至五時許，治喪委員會代表暨家屬允將市長提供之意見攜回再作考慮，最後市長稱：我現在有公事，你們有事隨時再來商量，並對高氏說：你身體不好，可住醫院，這筆費用可由我來設法。高氏稱：我身體還好，無需住醫院，言畢告辭而出。

市府接收舞弊案 地院明日續開審

（中央社訊）市府物資接收舞弊案，主犯前物資管理處副處長潘樹藩，市警察局福利委員會主任委員徐靜城，市警察局總務處長廖公劭等三人。業經地院數度審訊，茲悉，該案地院定明（一）日繼續審理，並傳訊關係人沈士華（前物資管理處處長）到庭作證。

火車郵電 暫不漲價

（中央社訊）外傳下月份起火車客貨運及郵電等公用事業均將漲價，記者特分訪有關各方，據兩路局運務處處長稱：火車客貨運票價，路局曾因入不敷出而向交部報告，唯未有正式公文請求加價，故外傳路局三月一日調整票價之說全屬無稽。又據郵局副局長王光裕談：郵資下月初調整之說截至今日止上海郵局尚未接獲任何命令，同時上海郵局亦未具呈要求調整郵資，另據上海電訊局營業科科長陳紹生表示：電報及長途電話目前並無漲價之議。

柯佛海峽掃雷問題（上）

葛羅米柯譴責英國侵阿主權

安全理事會開會時繼續討論英國為柯佛海峽事件對阿爾巴尼亞的控訴。

澳洲代表哈茲勒克，在會議開始時，建議成立一個三人小組委員會，來審查可用的證據，在三月三日以前，根據這類證據就已發現的事實，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報告。哈茲勒克並且建議授權該小組委員會向雙方要求提供更進一步的情報。

蘇聯代表葛羅米柯繼起發言，說：他已經喚起安全理事會注意過如下的事實，即：英國政府竟拒絕阿爾巴尼亞政府所提出的關於成立一個混合委員會以解決柯佛海峽掃雷問題的建議。阿爾巴尼亞政府在答覆英國政府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九日照會的覆文中提出建議，阿爾巴尼亞政府在關於國際航行的問題上願意合作，而英國政府對阿爾巴尼亞政府的這一種建議，也表示同樣拒絕的態度。

蘇聯代表說：『這就表明了英國政府背走這樣的道路，就是不經由與阿爾巴尼亞政府進行雙方談判的方式，並使阿爾巴尼亞有在關於國際航行問題上實行合作的機會，這樣來解決這個問題；而正是這樣的一種程序，才是使英國與阿爾巴尼亞之間發生的爭論獲得解決的最適當的程序。因此，英國政府沒有遵行聯合國憲章第三十三條，該條要求雙方應努力首先由談判，詢問，調停，和解，仲裁，司法解決，重向地域機關商得妥協，或用兩造抉擇的其他和平方式以解決他們自己的爭論。

『英國政府的照會中引用聯合國憲章第三十五條，這決不是使人信服的引證，證明這個問題必須由安全理事會來加以考慮。

『知道了與英方控訴中所提問題有關的資料與事實，就可以明白：關於英國驅逐艦在柯佛海峽中受到損害的事件，以及阿爾巴尼亞對這事件的行為，決不能構成對於和平與安全的威脅，儘管有人企圖證明是相反的情形，而且在聯合國機構內部就為這件事發出無聊的叫囂也沒有用。』

蘇聯代表闡明了上述原因，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應在安全理事會中考慮這個問題。

葛羅米柯更進一步指出：『英國政府對阿爾巴尼亞的控訴，決不能證明是正當的理由，因為毫無任何合法的根據，就使阿爾巴尼亞喪失在其本國的領海中柯佛海峽內對航行與掃雷工作安全負責任的權利與機會。地中海掃雷理事會，沒有讓阿爾巴尼亞與聞，更沒有取得阿爾巴尼亞的同意，就由希臘來代替阿爾巴尼亞負起在阿爾巴尼亞領海中這個海峽內掃雷工作的責任。』

葛羅米柯說：『這一種決定的不公正，性質似乎是很明顯的，然而竟通過了這一種決定，蓄意要損害作為一個獨立自主國家的阿爾巴尼亞的合法主權與利益。通過這個決定，實違背國際掃雷機構公法第十二條，該條明文規定每一個國家應獨自負責其領海中的掃雷工作。

『當理事會考慮這個問題時，若干國家的代表們曾喚起該會注意，必須依照上述公約第十二條行事，規定阿爾巴尼亞享有合法權利，負起關於柯佛海峽中阿爾巴尼亞領海掃雷工作的責任。

『南斯拉夫的代表，會一再提議邀請阿爾巴尼亞參加地中海理事會。南斯拉夫代表曾於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八月九日，和十月二日，四月先後提出過這些建議。可是英國和希臘的代表們，一貫地反對這些建議，他們從輕率的口實出發，硬說：邀請阿爾巴尼亞必須問明希臘對於這一種邀請抱什麼態度。

『由此可見，關於邀請阿爾巴尼亞參加地中海理事會一事，就由該理事會中那些代表們弄得和希臘對這一種邀請的態度混為一談了，換句話說：由希臘來了決定要不要邀請阿爾巴尼亞參加，這種程序的確是奇怪得很，這不是很明白的嗎？

『蘇聯代表一再建議，也沒有使事情好轉，蘇聯代表會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以及七月三日和二十六日，始終堅決主張阿爾巴尼亞應參與她本國領海中的掃雷工作。

『英國和希臘的代表們作了不小的努力，要阻撓阿爾巴尼亞參與實施掃雷工作，雖然大家都明白：由阿爾巴尼亞來參加有組織的掃雷工作，對於包括英國及阿爾巴尼亞在內的一切有關的國家，都是有益無害的。

『地中海理事會中若干國家的代表們，把阿爾巴尼亞參加掃雷工作跟希臘對於邀請阿爾巴尼亞參加一節的態度混為一談，並反對邀請阿爾巴尼亞參加該理事會，他們替他們的立場辯解，硬說地中海盟軍司令長官反對邀請阿爾巴尼亞參加。

『然而，這種論據是輕率的，因為盟軍司令部關於掃雷工作一項的權限，只是限於戰敗國家的領海。地中海盟軍司令部的權限，只限於那些國家的領海，而決不包括阿爾巴尼亞的領海。

『並且提出若干其他毫無理由的論據，來反對邀請阿爾巴尼亞參加上述理事會，反對由阿爾巴尼亞來負起柯佛海峽中其本國領海內掃雷工作的責任。尤其強辯說：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向英國巡洋艦發砲的事件還沒有解決，並且說阿爾巴尼亞本國沒有掃雷艇。

『那麼，就該問一聲了：為什麼只是有關方面的一造對於英國巡洋艦被砲轟的遭遇，尚未解決的事件的意見，就足以阻止阿爾巴尼亞參加地中海理事會的？只是有關方面的一造，就是一種武斷，而決不能認為不准阿爾巴尼亞參加該理事會的充分的最後的一種理由。至於說阿爾巴尼亞本國缺乏掃雷艇——這種論據也是輕率而毫無根據的，因為本國也沒有掃雷艇，例如埃及卻已應邀參加地中海理事會了。她儘管沒有掃雷艇，卻不妨邀請她參加了。（未完）

印度問題透視

阿爾古斯

對阿特里宣佈英國明年六月前退出印度的頭陣興奮已歸平靜，國際特別是印度各界人士開始清醒踏實地來思考問題了。不管尼赫魯認為阿特里的聲明是「聰明而又勇敢」，「掃清一切謬見與懷疑」，印度人士還是站出來給這聲明以猛烈的抨擊。倫敦印度協會的書記桑地單刀直入地說「英國政府並無意將政權交回印度人手裏」。同時全印回盟執行委員會的一員阿迪奎則老實不客氣稱阿特里的言論祇是「一串無意義的謊言」。

印方的不信任不僅可以由印度人民對英方諾言的過去經驗來說明，還可在阿特里公告中有其根據。這絕不會是偶然的，阿特里從沒有一個時候提起過建立一個自由與獨立的印度，祇稱之為「完全自治的印度」。他聲明的結尾還說「不管憲法上的改變，英國與印度人民的聯繫不應即告中斷」。「自治」和「不管憲法上變更」的這些字眼，似乎就暗示着英方有意繼續把印度包括在帝國版圖內，不給印度人民一個自由決定。

阿特里制定的所謂「移交」的條件也並不更少曖昧。阿特里稱之為英方的建議即是關於把印度分割成塊的印度憲法。阿特里並謂英政府贊同把那個依據英閣赴印閣的建議而制成的憲法介紹給英國議會。由此可知，顯然英議會將有對印度未來憲法的最後取決權。

於是阿特里說：「假使這樣的憲法在明年六月以前還未能由全體代表會議制定，英皇政府勢將考慮在那個規定日期把英屬印度的中央政府的權力移交給誰，還是把它移交給英屬印度的或多或少地形成的中央政府？抑或是在若干領域把它移交給現存的地方政府？抑或是採取別的方法，它看起來是最合理並且最符合於印度人民的利益」。爽朗些說，這就意味着，要不是印度國民大會採用一個可為英國議會接受的憲法，英國政府即將自行決定把政權移交給現存的地方政府或另闢途徑。這也就是著名的印度問題專家杜德在接見印度的合眾社記者時所指明過的。他說「除非在未來十五月內，憲法將根據英方訓示而制成，不然英方即將自作主張來分割印度。它勢必把國民大會派與回教聯盟派的相對情勢更形惡化。」「這樣說來，假使採用一個「國大」及回盟所通過的憲法的話，英政府便保證了分割正在一步一步的推進中」。這個計劃在這方面值得指出的，是還在二月二十三日，回盟領袖眞納便宣稱他的組織並不放棄對巴基斯坦的要求，即在印度境內建立一獨立回教國。

更要指明的是阿特里先生並沒有論及印度的國體，它被王公統治着，一般都認為英方統治的傀儡。阿特里說「關於印度國體，英政府無意把它們的權力與責任移交給任何在英方支配下的政府」「它無意在最後移交政權日期以前把國體結束，但是都認為在過渡時期，藩邦與自治領的關係可能由協議來加以調整」這就是對自由獨立印度實現的另一致命打擊。

阿特里先生一些兒也沒有說及英國在印度保有軍事基地的計劃，也沒有說及英方軍事援助印度保衛西北及東北邊境。但是消息靈通方面都已得悉這種計劃是存在着的，並將作為退出印度的部份條件。新總督被派至印度，就是專門來處理此項問題。因此英國在印度的軍事勢力仍被維持並用來阻止自由獨立印度的實現。

分析了英方的聲明後，倫敦印度協會說「現行統治者的外交政策就是要示給世界以印度各派系的衝突，這樣來再一次在印度管轄上玩起地方自治的花標」。印度協會[illegible]結論說「英國政府並沒有誠意[illegible]放棄印度的眞實[illegible]」。這就是印度人眼中的英國退出印度聲明的本質。

電話八一二〇〇

辣斐

佐臨編導 火速定座 注意票價（三千·五千·八千）

歸魂記

大堂堂陣容 傾力演出 三幕奇劇

保琪 張雁 崔超明 衛禹平 江[illegible] 石揮 黎[illegible] 戴[illegible] 沈揚 林榛 高笑[illegible]

今晚八點獻演

光華

馮喆 葉明 洪鷹 朱仲生 梅邨 上官雲珠 戴耘 韓非 胡小琴 陳琦 沈述

電話三三五三〇號

今天日場（二時半）二千至七千元 夜場（八時半）三千至八千元

看過諸君都想重看 未看過者當然要看

裙帶風

上海劇藝社 臨別巨獻

即將出版

俄羅斯著名童話 **黑母雞** 磊然譯

梅龍鎮酒家

川菜揚點 地址：南京西路一〇八一弄三〇號 電話：三五三五三

文化版

賽珍珠反對新戰爭

羅果夫

一九四四年我初次和著名女作家賽珍珠在紐約會見。我們關於中國，蘇聯和美國的情形談了許多。在談話中她重複說了一個思想，這個思想使身爲美國人的她，不能安寧。

『每個人可以不贊成，批評甚至公然反對蘇維埃的民族政策，可是沒有一個人可以否認民族問題祗有在蘇聯是被解決了。我們美國人帶着新的民主思想到亞洲去替換舊的殖民政策，可是每一個中國人，高麗人和日本人都可以問我們『你們美國的民族平權實行得怎樣了？』我們就要無言以對……』

我記起著名女作家的這些話，當我在一張美國報紙上讀到一段小小的報告，記載關於賽珍珠在紐約紀念諾貝爾──諾貝爾和平獎金和文學獎金創辦人──逝世五十週年紀念會上的演講的時候。

在這次會上女作家批評美國目前的政策是導向新的世界大戰。照她的話說美國在日本和朝鮮的政策使我民主的名譽掃地，而中國人意識到他們的國家愈來愈甚地落到美國統制之下。所以她問，『我們美國人沒有反對殖民地各民族的自由嗎？』

三年前賽珍珠和我惜別的時候說：『大家都認爲我祇會寫中國情形，不過這是不對的……我認識中國，愛中國，可是我也能寫關於美國人的事。』

當時她將她寫的關於一個美國女雕刻家的『這顆驕傲的心』贈我以留紀念。老實說，我倒希望得到一本她以筆簽名的描寫中國情形的作品。不過當她說到她自己不但能寫中國人的情形，也能寫美國人的時候，這位女作家顯然是對的。

蘇聯文藝批評

蘇聯亞爾馬左夫

莫斯科「文學新聞」近來把許多篇幅用來熱烈討論批評家和文學史家所面對的新任務。這樣一種討論是時代的產物。戰爭的結束，和平境況的恢復，業已在蘇維埃文化的每一部門打開了樞紐，而尤其是在文藝批評方面。文化人看到了許多賞心悅目的事情。新書天天有出版，而戰時停頓的雜誌也都復刊了。科學院編印的劃時代的俄羅斯文學史，即將以數巨冊繼續問世；戰前發軔的美國文學史，法國文學史和義大利文學史，正在排印中；科學院世界文學館編著的浩瀚的兩巨冊英國文學史，其第一冊已經出版；對於俄羅斯詩人萊芒托夫一生的新的研究，已在N·勃洛特斯基教授的筆下產生；對於俄羅斯古典批評的鼻祖白林斯基，科學院通訊研究員P·萊別合夫·波立益斯基已經完成了一本著作；青年批評家V·唐目兒已發表了他對於十九世紀後半期俄國作家萊斯可夫的研究。我祇提到了少數幾個名字和事情，但已足見近數月來文藝批評所獲新的動力的一般了。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格立高利·葛可夫斯基的『一個文學史家的意見』發表在莫斯科『文學新聞』上了。作者以研究十八世紀俄羅斯文學著名，在列寧格勒被圍時退出該城，現已返原處執教。

那篇文章對於文藝批評的新的活動表示滿意，但也提出了一種憂慮。今日的讀者所求於批評家者是一種新鮮的啓發的東西，而不單是嘗同的重複。『我們蘇維埃文學史家有沒有新鮮的話對讀者說？』他問。『如果在一九四六年我們還要像戰前那末工作，那我認爲是不可想像的。』

葛可夫斯基並不想輕視蘇維埃文學史家戰前所做的工作。可是他的確不贊成批評家和文學史家工作上的缺乏密切的統一。葛可夫斯基教授所關心的，可說是這兩個集團間久已成立的分工：一方專注於過去，另一方專注於當代文學。

葛可夫斯基說：文學史家的工作包括深入的學者氣的研究，不論在傳記或評論方面；他提到了幾個蘇維埃作家對於托爾斯泰和高爾基的研究。然而這些都是傳記，可說並非對於那些作家的創作實驗的研究。他從歷史和批評分立這一事實上，獲得了他的理由；他以爲：『批評是當代文學史，而文學史則是對於過去的作品和作家的批評。』

歷史家從事於事實的專門性的檢討。他們太貫注於特殊問題的研究，而在葛可夫斯基教授看來，他們應更注意文學的完整一體的研究，『從分析到綜合』，他們的著作應對某一作家的作品下一普遍的品評，最後概括文學史上的各時期以及整個俄羅斯文學史。

葛可夫斯基所提出的第三個問題是關於研究的計劃方面的，他以爲我國專門研究文學的許多組織，如科學院，各大學，和作家協會所主持的，應該取得一個共同的諒解，來制訂一個混然一體的研究計劃。

對於葛可夫斯基教授的建議，第一個發出反響的是一位列寧城的同仁伊清巴教授。他著有二卷書，是研究托爾斯泰的早期生活的。雖然文章的題目是『我們必須得到一個協議』，伊清巴所表示的意見實在和他那同仁的不同。對於在文藝批評及文學課題研究間建立一種聯繫，他並不提出反對，雖然那些課題在性質方面，和批評距離很遠。關於完整性的問題（用葛可夫斯基的話來說）伊清巴認爲關鍵不在解決這些問題，而在於清理使文學史和美學、語言學、及藝術研究發生關係的種種問題。他堅決反對計劃，他認爲計劃祇可應用於編纂教科書及關於作家的大衆讀物，就是說，祇有內容並無創造性，而以整編已經他人研究的材料使之系統化爲能事的作品，纔可適用計劃。在伊清巴看來，訂立創造性研究工作的計劃，似爲可疑的提議，其辦法至少應和出版課本的計劃完全異趣。

葛可夫斯基和伊清巴的文章在列城作家俱樂部的集會上都提出來討論了。萊武·蒲洛脫金著有研究十九世紀俄國批評家比萊利夫的專論，他以爲葛可夫斯基的文章足以造成一種錯誤的印象，好像說我們的批評家無能處理理論的問題。他引證了蘇聯文學史家近年來的許多作品，如關於葛立洛武、萊芒托夫、白林斯基、比柴利夫、以及賽斯基等作家的，不但接觸了傳記上的特殊問題，而且也分析了這些俄羅斯詩歌、小說及美學的著名代表作家的風格和哲學。

B·梅拉匯有一本題『列寧和俄國文學』即將問世，他說在社會思想研究和其他的作品中，我們的批評家的研究間的界限，往往不存在的。他教我們更注意像創作的心理那些問題，這個直到現在極少有人研究。

維克多·然猛斯基對批評和文學史作了個區別。依當時與會的其他許多批評家間的熱烈交換意見的情形看來，正如民俗學專家M·阿柴杜夫斯基所說，這種對於文藝批評所遭遇的任務的討論，是有急迫的興趣和價值的（待續）

上海話劇的厄運

俞晨

當抗戰結束時，後方的戲劇工作者聽到了這個和平的消息後，誰都懷着一個熱誠快樂的想法，以爲從此應該可以把戲劇帶到更廣大的地區去了，於是他們都盼着東裝東下，受盡千辛萬苦來到了上海。可是他們來上海已經一年多了，請問在這一年多裏他們的工作展開了多少？勉強能夠解決他們的生活的，就已經算是萬分的幸運了！

在前年的冬季上海的戲劇似乎熱鬧過一陣，後方的抗戰名劇首先在上海上演的，有「苦幹」演出的「蛻變」和「新美」演出的「少年游」，的確吸收了不少的觀衆。那時因爲「勝利」初臨，民心猶熱，對國家安定的信心也强。後來以接收大員的惡行無孔不入和內戰的砲火越打越兇，人民的生活更進入困難的階段時，他們對歌頌、標榜都有了惡感，所以過去那些對抗戰充滿信心的劇本，營業上就都發生了問題。

去年上半年裏，曾經有悠久的歷史的黃佐臨所主持的「苦幹劇團」解散了，費穆主持的「上海藝術劇團」結束了，三個年輕人合夥組織的「新美劇藝社」也垮台了。這三個劇團的相繼解散是去年劇運上莫大的損失，尤其是「苦幹」和「上海藝術劇社」，他們都有過艱苦的奮鬥史，他們在淪陷期間苦苦撐持，他們在和平以後，堅守崗位，他們有多年的歷史，沒有想到都在去年的夏季裏「苦幹」演完「山城故事」，「上劇」演完「紅塵」後相繼解散了。「新美」也在演完「紅樓夢」後因經濟的壓迫而瓦解。

「上海劇藝社」在去年三月間集合了上海的老戰友和重慶的一批工作人員，由于伶先生等主持復興，第一個節目「戲劇春秋」，上演就是營業不振，後來的「兩小無猜」也是如此。第三個「陞官圖」因爲是諷刺喜劇，好像替受着痛苦無處伸訴的老百姓出了一口惡氣，欲往一睹爲快者很多，所以又連演了三個月，是賺了一點錢，給「七藝」一個大的喘息機會，可是連上的「孔雀胆」、「釵頭鳳」一直到近上了兩個由外國劇本改編的喜劇「裙帶風」和「黃金萬兩」。到目前爲止，這短短的十二個月裏，他們把兩千萬元的股款都賠光，另外的負債還有四千餘萬元，這樣每個月的利息就得五六百萬，好像陷入泥坑，越陷越深了！加以和「光華」的合同只訂到本年二月底，聽說劇院不願繼續訂約，那末，這一枝戲劇的長備軍將要無用武之地了。

除了上面所說的這一個職業劇團以外，另外一個便是不久前正在辣斐上演「女人與和平」的「觀衆演出公司」，這個組織成立到現在才只半年多，它的前身是「苦幹」解散後的一批同人和「中電劇團」張駿祥、李健吾、鳳子、黃佐臨等六個人負責籌募集成一千兩百萬，開始第一個戲「清宮外史」，在十月初演出，共演了六十三場，純利賺了將近二百萬；而第二個戲「天國春秋」只演了二十多天，賠蝕不少；第三個戲「結婚進行曲」想盡了方法，特請了現在正在走紅的秦怡主演，由老牌喜劇家應雲衛導演，而結果還是不能持久。他們最近上演了李健吾新作「女人與和平」。內容雖不能令人滿意，但實在不弱，他們的合同到今年四月期滿，假若是生意再不好，那麼戲院老板是否再肯和他們續約，也是個絕大的疑問。若到此地步，那末話劇的命運眞是不堪設想了。

此外還有一個作不經常演出的「中國演劇社」，是苦幹散夥後的另一批演員們組織的，他們沒有固定的薪水，所以也沒有固定的支出，他們和設備最佳的「蘭心戲院」有默契，有了戲要演出便和「蘭心」訂約，或是先和蘭心訂好了日子再來籌劃戲，他們從夏季演出「雷雨」後一直到現在演出過「文天祥」，「捉鬼傳」，三個戲，總算由於他們的開支節省，每個戲都沒有賠錢，而能分得若干，但是以後也將成問題，因爲「蘭心」戲院的租賃輕，許多團體都向它來租用，劇團不容易有固定的較長日期來演戲，而且有個英國劇團和俄國舞蹈劇團，都和「蘭心」關係極深，所以他們以後的演出也是困難重重。

具有三十多年歷史的話劇運動，反而在抗戰勝利後的一年裏走上了如此凋衰的厄運，究竟是什麼原因呢？首先是由於人民生活的不安，當一個人連他每天的衣食住行都顧不週全的時候，誰還有興趣看戲，當一個作者的生活無法安定的時候，那會有情緒來構思寫作；當一個劇團在死亡綫上扎掙，給經濟壓得快要窒息的辰光，他安得不粗製濫造，甚至演些迎合觀衆低級趣味的戲？再者，美國電影的大量傾銷，也排擠了話劇的市場。

在這苦難的一年餘中，內戰不停，民生凋敝，政治腐敗，經濟崩潰，話劇由抗戰中的極盛走到今日之極衰，是一件非常令人悲憤的事情，但是埋頭苦幹，不求名利的戲劇鬥士們曾經從艱難中成長，從九死一生中過來，他們是不會氣餒的，迎接着這一新的年頭，上海話劇界的戰士們總會設法打開一條新路！

文化短訊

★音樂藝術研究會音樂專修班近與合灘旅滬同鄉會合辦，班址遷往武進路五一四號二樓，廿二日舉行第二次學習晚會，成績頗佳，下學期三月六日上課，將續收新生二十名。

★胡繩著「思想方法和讀書方法」，楊培新著「中國經濟動向」，沈志遠著「近代辯證法史」，顧實百著「文書處理法」，呂振羽著「中國社會史諸問題」，及茅盾著「青年與文藝」等六種，均爲耕耘出版社最近新出，各大書店均有發售。

★經濟學家許滌新著「經濟論衡」，該書包含五篇經濟思想批評的論文。批評之對象是「平價說」「價值論」「購買力說」「經濟思想」，給予他們以應有估價，並以新興經濟學的眼光穿透他們的外衣，暴露醜惡的眞面目，這是關心最近經濟思想者的良好讀物，並可爲大學經濟系採用作課本及參考，已由本市耕耘出版社出版。

★胡風主編之「希望」，移滬後由「中國文化投資公司」出版，接着出了四期，終於爲「中國文化投資公司」停刊，以致一大羣青年讀者唯一正確而嚴肅的文藝刊物也隨着停刊，胡風先生爲各方讀者迫切的需要，最近裝訂了「希望」的合訂本發售，因爲裝訂不多，各書店均有不敷之感。

★新文化三卷四期業已出版，內容有陳貫彙的「民主政治是公政治」，陳原的「落後的國家和落後的人民」，夏康農的「論觀察與實驗」，艾寒松的「談羅稷南的認識和怎樣做人」，「孔庚・胡適之流」，「馬克思傳」後記，適夷的「春寒漫筆」，伊威的「對歷史家的一個希望」等。本期定價一仟二百元，開函附郵一仟二百元寄上海郵政信箱二三一九號即寄最近期一份云。

★吳大琨、吳承禧主編之「經濟周報」四卷九期業已出版，內容有「論經濟緊急措施方案」，「黃金政策的清算」，「經濟緊急措施」，「當前財政經濟問題」，與「香港漁業概況」，「國內各地經濟動態」，「蘇聯第四次五年計劃第一年總結」，「如何清算外匯」及短言，「人口配額？」，「國內外經濟動態」、工商介紹等篇，每周每冊定價一千五百元，各書店報攤均有出售。

本報徵求基本定戶

一、每月六千元，每三月一萬六千元。
二、凡推銷五份，即贈閱一份。
三、凡本報基本定戶，持定單向本社定閱時代雜誌，蘇聯文藝，蘇聯醫學，及購買本社所出各種書籍者，均得享八折優待。
四、寫明定戶地址，寄交本報或電話通知，即日送報。

MOSCOW NEWS
英文 莫斯科新聞
新報到滬
爲數不多
購者從速
十二月二十九日，一月一日，
九日，十二日，十五日五期
總經售處
時代書報出版社營業部
斜橋弄六十六號及一〇五號
南西愛路八五號

本社新書
蘇聯觀察家眼中的
今日的日本
內容
（一）日本的民主勢力與反民主勢力
（二）日本的秘密軍國主義
（三）財閥──推動日本侵略的力量
（四）關於日本機構的肅清問題
（五）日本經濟政策的反人民性
（六）日本的普遍失業是怎樣造成的？
（七）日本的罷工運動
（八）日本農民騷動的原因
（九）日本青年近況
（十）日本的反法西斯思想鬥爭
（十一）關於日本佔領政策的幾個問題
（十二）美國的對日政策
（十三）日本經濟復興計劃
（十四）關於日本民主統一陣綫
業已出版 每冊一千元

本社出版各書雜誌價目（以法幣計算）

小說

A·托爾斯泰	俄羅斯土地從那裏來的	1000
西蒙諾夫	日日夜夜	6000
葛洛斯曼	人民不死	1500
戈爾巴朵夫	不屈的人們	1600
畢爾文采夫	試煉	2000
梭羅維約夫	伊萬·尼古林	1200
卡達耶夫	俄羅斯水兵	1500
葉密良諾娃	外科醫生	1500
瓦茜琳娜等	烽火中的蘇聯婦女	1500
梭波列夫	海魂	1000
鐵霍諾夫	蘇維埃人羣像	1000
A.托爾斯泰	伊凡·蘇達廖夫的故事	1000
拉甫列烏夫等	海上的英雄	1500
高爾基	早期作品選第一集	2000
高爾基	早期作品選第二集（中俄文對照）	2000
高爾基	早期作品選第三集（中俄文對照）	2000
葛洛斯曼	特烈勃林卡地獄（中文本）	500
	（英文本）	600

劇本

奧斯特洛夫斯基	沒有陪嫁的女人	1500
高爾基	小市民	2000
李翁諾夫	侵略	1000
柯爾納楚克	戰綫	1200
柯爾納楚克	赴蘇使命	1000
西蒙諾夫	俄羅斯人	1200
高爾基	索莫夫及其他	1500

詩

鐵霍諾夫等	蘇聯衛國戰爭詩選	2000

論著

A·托爾斯泰等	蘇聯文學之路	2000
巴夫連珂等	俄羅斯人民的英雄史蹟	1000

語文

柯席烏洛夫	俄文讀本	6000

社會科學

史大林	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俄文本）	600
史大林	言論集（中文本）	800
史大林	演詞（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俄文本）	1000
	莫斯科區史大林選舉區選舉大會上演詞 英俄文本各	300
	全文（中文本）	200
史大林	解答國際重要問題（中文本）	200
莫洛托夫	十月革命廿八周年報告（中文本）	300
	英俄文本	200

雜誌

蘇聯的民主	1500
蘇聯集體農場	1000
蘇聯新五年計劃	1500
蘇聯保健	2000

時代雜誌（周刊，每星期六出版）預訂一個月 5400 外埠平寄另加 100 掛號 1000 航空 2000
蘇聯文藝（月刊）預訂三個月 2000 外埠郵費掛號 6000 900 2000
蘇聯醫學（月刊）預訂三個月 2000 6000 外埠郵費掛號 600 航空 1500

報

俄文時代（半月刊）預訂一個月 3000 外埠郵費掛號 6000 500 航空 1600
時代日報 每份 200 預訂三個月 16000 預訂一個月 6000 外埠郵費平寄 300 900 掛號 4800 14400 航空 5000 15000

本社地址：發行部上海斜橋十六弄號，電話三七五一一

新園地

第五期

園丁的話

新園地很快的出到了第五期，看着每天每天像雪片一樣湧到的來稿，實令人無限興奮，無限感激。在文藝工作一般地沉滯情勢下，正有無數的新生力量在泥土裏吐出萌芽來，這些萌芽要歷練過時間與空間的風霜雨雪，有的凋萎枯絕而重歸於泥土，有的將茁長壯實而蔚爲林木，繁榮這人民文藝的原野。這一切自在於年青的文藝學徒們的「好自爲之」，而作爲培養這萌芽的園丁，實懷抱着無限的熱望而感覺自己責任的光榮。

★

然而爲着這光榮的責任，我們實在感到無限的恐縮。我們的力量太薄弱了，人手太少，不能很愼密很迅速的處置來稿，答覆來信，想着一定有許多人在焦灼的盼念，在不安的怨望，實在恨不得自己多長幾雙手，多生幾對眼，廢寢忘餐來滿足寄稿者的要求。我們的眼力不足，常自恐對來稿的批改和選擇，不免有所偏頗，則深望寄稿者的原恕和普遍讀者的指正。

★

這期發表的羊英、李立、章喬三君的散文和小品，我們以爲是應該鄭重推薦的，熊掌君的作品，我們已第二次發表，他的文字是經過編者大加潤色了，但原作確實是樸實可愛。詩，收到很多，其中也有不少佳作，但比重上不能發表得太多，這次選了土生君的幾首。總之，有一點可以自誇，這雖是一個習作的園地，但比一般泛泛的文藝刊，似乎未見遜色。

詩三首

土生

又倒下去一個

槍聲斷續地響着，
一個兵士躺在自己的血泊裏呻吟……
蘇醒的大地上
風梳理着他的頭髮，
臨死前的長明燈是月亮，星星。
他牛犢反芻似他
吐出往日的事
用心來咀嚼滋味──
勝利對我該是多大的福氣，
穿着美軍的服裝
我負要抗着膀子回家呢！
我會回答鄉親們的詢問
經過幾十次戰役：
在緬北野獸出沒的荒山裏，
我怎樣擊落
藏在樹葉裏的敵人，
湘西的反攻裏
我會駕着多大的坦克衝鋒──
比起敵人的
簡直是老鷹見小雞。
但是內戰打消了我的願望，
像風吹破了五彩的肥皂泡沫。
我，被奪去了生命
才給統治者搶來城鎭！
更不幸的
在民主的裁判前
我竟成了天大的罪人！
流星倏然從頭上飛過
他歎息着：
我不是像它一樣──
剛出來，又乍然逝去……
幾個哨兵抗着槍，
踏着草上的露水，
一邊巡邏，一邊打瞌睡，
走近了他，又彎下腰
發現他還有呼吸，
安慰他說：
「兄弟，你放心，
停一會會送你到醫院去。」
他聚了很大一口氣
才哼出了這幾句：
「我完啦。」
（他指着子彈洞穿的肺，搖了搖頭。）
「這倒不要緊，只是良心有愧
死了不過是統治者的替死鬼。」
（他握緊了弟兄們的手，
眼淚從被燒化了的心裏流出來。）
「但望你們不要也作死，
能趁早放下武器──
聽我這一次話吧，兄弟！
這是我的死的教訓……」

走吧

夏壩是一片荒地──
這裏不長喬木；
主人散佈着，
野草的種子。
夏壩是一池死水──
無聲的小石沉在水底，
自由的魚兒，
隨時會投主人網羅──
不要陶醉了，
離開這迷霧籠罩的世界！
走吧，到黃浦灘上
瞧瞧海上日出的光輝。

頭髮

頭髮，
還不是長在頭上的毛？
但是
有些人拿它追隨潮流前進，
有些人把它當做信仰的商標──
我曾經被迫着
留過東洋頭，
表明是新生活的信徒。
「人肉筵席」的禮數，
奴隸式的服從，
沒廉恥人講的廉恥，
叫人怎樣受得住？
去你的吧，
驕人的那一套
連同我的東洋頭！
害歇斯底里病的說：
「你是不是想趕時髦？」
「不敢領教。」
我笑笑。

前夜

──懷我的大哥

羊英

四月十一日是一個磨滅不掉的日子。

這一晚我差不多沒有閉過眼，我的心亂得很厲害，再也不能坐下來念書了，祇是搓手，搔搔頭皮，煩燥的在臥室裏踱着。

一個不留神，我把橫在房間中的一條凳子攝翻了，這使我惱怒了，我正預備舉起腳來再恨恨的跌它一下，但是，馬上一個思想阻住了我這樣做。明天我要離開它了！一想到這裏，心裏不免一陣難過，總於我小心翼翼的把它扶了起來，輕輕的撫摸它，好像我們一向就是最親密的老朋友，從來不知道什麼叫計較，什麼叫生氣，什麼叫鬧彆扭。我們立刻又言歸於好了。這時候，我彷彿感到它對我特別親切似的，自然，對我感到親切的不光是這一條凳子而已，還有從陪着我度過多少寂寞的歲月的這一些寶貴的書，這一方破舊的衰老的桌子，這一張東搖西倒的鐵床，這一堵蒙塵累累的灰牆……

我不敢再作別的胡思亂想，我漸漸的安靜下來，乏力的倒在床上，一會兒就呼呼的睡去了。

我做了夢，夢見我在驚風駭浪中划着一條小船，眼見着一個滔天的巨浪，打了過來，我惶惑了，捏了一大把冷汗，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間，我似乎聽見一個微弱的聲音：『小英，你看──』

我醒了，懶洋洋的揉着迷糊的睡眼。

『小英，你怎麼連衣服也不脫？又是看書看糊塗了！』仍舊是這個熟識的聲音。

『噯！』我驚奇了，顯着恐慌的樣子『媽，是你！？你怎麼會的呢？』

媽含笑的說：『我知道你幹的好事！』我不禁打了一個顫慄，難道媽已經知道我要走的事了嗎？直等到她說了下去，才明白她是玩笑『你這孩子太肯用功了！改明兒又不去考洋狀元去，何苦來呢？身體要緊呵！你看，你連衣服也不脫，就一個骨碌睡得像一口老母豬似的，給人家見了，豈不笑痛了肚子？噯！我實在有點兒不放心你的，如今你的媽也老了，不中用了！再幾年該是你的老管教來教你了！可不是嗎？』

『媽，你不許說！』我故意撒嬌。

媽媽的年紀雖然大，但是她的心卻一點兒也不老，你瞧！她還是那樣年輕，那樣活潑！

我趕緊脫了衣服，鑽進被窩裏去，媽替我蓋好被，還把我頭頸兩旁的被頭輕輕的往肩底下一塞，於是她別轉身去摸摸兩扇小窗是否關上，最後她才躡脚躡手的滅了燈，躡躡躡的走回自己的房裏去了。

以後，我就沒有睡着過，我想着慈祥的老母親，禁不住流下了一大堆眼淚，我想着溫暖的老家，就不忍再離開它了。但是，當一個宏壯的正義的呼聲在召呼你的時候，你就會變得更勇敢，更堅强的了。朋友，你說：是嗎？

我就是懷着這種矛盾的心情離開了我的家和我的心愛的老母。

有人說：『世界上沒有一個旅館，能比自己的老家更溫暖，沒有一個愛人能比自己的母親更好的了！』

是的，我想。

二月廿六日夜

念夏壩

章喬

來自北碚夏壩的朋友，誰不感慨地嘆上一句『夏壩是天堂』？

嘉陵江汨汨地從面前流過去，健壯的船夫天眞地吆喝着，木槳擊起雪白的浪花，太陽在水波裏微微地閃着眩目的金光，男的女的帶着希望渡過去，又帶着愉快和歡笑回來，流水聲輕鬆地響在他（她）們心裏，他（她）們微笑了。

在夏壩生活過的朋友，能忘記那黃昏的情景麼？太陽落下了雞公山的那邊──平坦，寬闊的馬路，路旁是一排整齊粗壯的法國梧桐，晚風輕輕地拂過，送來了一陣年青人的笑聲，在路上你聽得見愛戀和憎恨，你也聽到見歡樂和悲哀……

疲倦了，請躺到茶館的竹椅上去吧！一杯清香的沱茶，一支雙脚的香烟，可以驅逐你底寂寞；月亮爬出了山，從濃密的樹葉縫中洒下來一絲絲媚人的銀光，溫柔地吻撫着夏壩，你將永遠地陶醉在這幽美的情景裏！

……『過河──過河…』河邊傳來了尖銳的叫聲，也許打擾了你底清夢吧！站起來，再走進冷酒館去，一杯白乾，花生米，豆腐干都是最好的下酒菜，濃烈的酒會使你底心發燒，頭發脹，然而朋友，這已使你夠享受了。

我愛夏壩，不特是因它有着詩樣的自然，我更愛它那聖潔的心靈，它哺育着一千多個純眞的青年男女，它發散着自由和民主的新鮮空氣，讓他（她）們在它的懷抱裏成長，使他們更健壯，更堅强！無論在那一方面，夏壩是這樣吸引着我底懷念。

（二月十二日晨）

祖母和貓

李立

當我看到貓或聽到貓叫，就不期然而然的想起我的祖母。

算來該是十二年前的事了，那時，我的祖母還健在，我們家裏的小灰貓有着整潔潤的毛衣和綠寶石色的眼珠『咪嗷──咪嗷』地叫着確實逗人的喜歡，祖母愛牠，我們也愛牠。

祖母已經是七十八歲的人了，額上摺起了數不清的皺紋，臉肉凹下去兩塊顴骨高高地突出，手脚和身體早已瘦得像一架枯骨，但是，她的精神很好，她臉上經常掛着老年人的慈祥的笑容，她愛聽『龍門陣』（川語，故事），她的兒子（父親和伯父）常常在夜晚不厭其煩的談或者翻起書唸給她聽，她愛故事中的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她一聽到他（她）們遭難，就禁不住搖頭嘆息地說：『唉！好人多磨難啊！』她有精神聽，父親和伯父就得『擺』下去，雖然他們連連地打着呵欠，眼皮也疲倦得睜不開。

『好，夠了，睡覺去吧！』她閉着眼說。於是，我們一家人──男的女的老的小的──才各自回到寢室去。

『咪──咪──』祖母喚着小灰貓，這是她每次睡前的功課。『咪嗷──咪嗷──』的回答聲音是那麼柔和，嬌媚。

祖母愛貓，貓也愛祖母，祖母一喚牠，牠就乖乖的跑到她身上捲着身子躺下來，祖母用她乾癟的手撫弄着牠，牠仰起頭半睜開眼地望着祖母瘦削的臉，舒適地叫着：『咪嗷……咪嗷』；有時祖母發怒，抬着牠的臉把牠推到地上去，牠跑幾步又回頭眷戀地叫，請求饒恕，等祖母氣平了喚牠，牠又敏捷地投入她的懷抱。

人終是要死的，親愛祖母就是她七十八歲那年的春天，等待着她的兒子媳婦孫子孫女都回到一塊兒的時候，她從容地指示了父親和伯父，含着笑容離開了人間。

死了一個人，屋裏當然是亂得一塌糊塗的，小灰貓在外邊玩了回來，已經是夜深了，牠仍然習慣的『咪嗷──咪嗷』想喚起祖母的注意好招呼牠，可是牠這樣一聲聲不停的喊叫都永遠得不到回答了。

牠奇怪，牠匆匆的跳上了祖母的床，發現床上的老太婆已經不在，牠失望了，牠痛苦地嗚咽着『咪嗷──咪嗷──』這淒苦的叫聲，曾引起已經停止了啼哭的伯父和父親的莫大悲哀。

第二天，母親照例地給牠準備了早飯，牠望着飯碗冒起的白氣，牠動着牠那幾根白色的鬍鬚，掉過頭走開了。

晚上，牠仍然很夜深才回來，從踏板叫到床上，在床上又來回地走着叫……

祖母死去三天後的下午，我們的小灰貓，竟在飢餓和失眠的雙重壓迫下，長長地躺在地下一動也不動；像祖母一樣地離開我們了！

現在，我只要一看到貓或者聽到貓叫，就不期然而然的想起了我的祖母。

（二月十二日晨，上海）

家

亦丁

我有一個屬於古老的陳舊的「家」，在那個「家」裏，充滿了沉沉的暮氣，醞釀着於謂的爭執──婆媳間，兄弟間，叔嫂間……

他們的頭腦早已陳腐不堪了，和化石一樣的僵硬，麻木；他們做着無聊的事，一件件，排遣所有的日子；一步步地向着沒落的深淵邁進，可是，他們並不覺察，他們還希望着子女也和他們有着同樣的命運！

我爲他們悲哀，悲哀他們日趨毀滅的境遇，我也爲自己慚愧，──慚愧自己眼看他們日趨毀滅而無力挽救，但一想到他們所加於我的「期待」，我又從心底生出厭惡。

眞是寶蓋底下的一隻豬呵！我不羨慕別人有溫馨的「家」，我反而慶幸自己的家並不是「溫馨」的。

終有一天──我會毫無依戀地遠離這個陳舊的「家」，走着我自己的道路！

（二月十二日晨，上海）

警察先生訪問了我家

熊掌

下午聽見有人打門，聲音是那麼急密的，雜着是靴踢門之聲。

我正坐在門後的陽光中工作，一聽到門聲，不由一驚，問道：

「誰呀？」

「………」不知是那一處的土音，陌生的：

「我，………」

「我警察。」只吐了這幾句話。

我記起來了，這兒是警管區，警察先生要不時前來過訪，我滿腹不高興，起來開了門。

門外一個彪形大漢的警察先生，他跨步進來。

「就是你一個人？」疑惑地，「媽媽哩？」邊說，邊翻着戶口簿。

我不安地看着擺在旁邊的東西，「出去了。」注視着他，他也迴顧着我。

「學生？」自言自語地說，端詳着我。

在小凳上坐了下來。

報給他發現了一張××日報，拿在手中，看了一回，放下來回顧着屋子。

「你家收入如何？」頓了一頓等待我回答，「過得去罷，」我沒有作聲。

「我不知道，」冷冷地。這種空氣，無論那一個人都難以過下去的。可是他沒有走，仍捏着。

警察先生彷彿也討了個沒趣。

「一所學校？」「你在求學吧，」拏出筆來，那預備記下來。我裝作沒有聽見，在想着心事。

「失學？」暖，現在學校眞是深如侯府呀，學費和金子一樣漲。」可算是體諒民意，他感慨着嘆了兩聲。「我也進過學校，我還記得，校長是一個大胖子，……」由搭訕而和我攀談了起來。

他到里邊坐，但是抱歉得很，一時竟然想不到，冷場了好久。

「做人難呀，自殺的每天有好幾起，都是生活困苦呀，可喊人怎樣活下去。」一下子，他似乎和我由萍水相逢變成了多年老友，不住地說着，大概見到了我的冷淡，也有些怔住，就停了談話。

「我走了。」待着者說，彷彿要我挽留他，或「看了看手錶」「不送」，覺得有點再說一些的必要，「明兒，有空再來。」我開了門，等於下了逐客令。

「唉」，搖搖頭，走了。

這椿事，現在想來，或許有些懊悔，太怠慢了警察先生。

「新園地」徵稿啓

我們在「新生」的地位開闢一個完全爲初學習作而設的「新園地」專欄，每週二次逢星期二、五出刊，竭誠歡迎初學寫作者的來稿。

編者擬以最寬闊的尺度和最慎密的注意處理一切讀者的來稿。

這兒不擬加以任何的門限，誰都可以自由進來植下自己的一花一草。不過它不但是從讀者中來，而且也要到讀者中去的刊物，因此編輯的人提出下列的注意事項：

一、寫自己最熟悉的東西。
二、無力駕馭藝術概括的時候，寫可靠事於事實的報告。
三、寫得簡單，寫得樸素，寫得短。

這是「新園地」所要求於投稿者的，同時也是初學習作的最正確的道路的。

我們對於來稿，聘請胡風、雪峯、葉以羣、蔣天佐、魏金枝（筆劃先後爲序）等五位先生担任本欄顧問，不用時當附意見退還，採用之後當隨時發表審閱意見。來稿刊登後一律致酬。